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第二一冊

飲冰室全集

野戾書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飲冰室全集

論說文類

第二十一冊

論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壬寅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卽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卽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恒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所長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敝者矣苟徒見其所失焉所短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長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爲眞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思想并無之人雖尤多然其在泰

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韙而無所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
 教思想為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其人也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
 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為之也維廉濱開闢美洲者也其所以以自由為
 性命視軀殼為犧牲者宗教思想為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
 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
 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
 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
 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為產不娶妻而以國為妻宗
 教思想為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

復日必往禮拜堂終身未嘗間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終日達妮妮語其生物學新理格公若毫不領畧其趣味者然其所以能堅持一

主義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
 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

不悔前者仆後者繼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憂憂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之爲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挪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教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教迷信竊疑非以迷信之力不能奪人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臨刑時教士持十字架爲之祈禱蓋景教國俗通例也蘇菲亞斥退之曰吾不信耶教毋以此相聒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飴無罣礙無恐怖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

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渡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爲用也。心學者實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即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无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於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於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

也。故在愈野蠻之國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惟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緣。而最爲希望之蠹者。曰『失望』。當希望時其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殼。此數十寒暑之生涯。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爲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焉。色焉。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爲責任之所不容諉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三四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惟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罣無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口中撫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爲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

公德吾未見其公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己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覩達爾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覩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中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懾而不敢決破藩籬若上智則自能直受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卽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業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

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閣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也常賴宗教大人物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願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爲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爲緣故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爲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卽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

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杪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警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爲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爲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色而爲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事業，固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論支那宗教改革己亥

今日哲學會會合僕以姊崎正治君之先容得參末座，與東洋文明國諸賢哲相見十年，想望之懷一旦告慰，何幸如之。旣承諸君子之不棄，不可無一言以爲納交之介紹。僕雖謏陋，然竊聞諸吾師南海康有爲先生所言哲學之一斑，願得述之以就正於諸君，望垂清聽焉。

南海先生所言哲學有二端：一曰關於支那者，二曰關於世界者是也。關於支那

者以宗教革命爲第一著手關於世界者以宗教合統爲第一著手此其大綱也
今先論支那宗教革命必要之事

諸君凡一國之強弱興廢全係乎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
全係乎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係乎國民之所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
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識力欲增進國民之識力不可不謀轉變國
民之思想而欲轉變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爲之除其舊而
布其新此天下之公言也泰西所以有今日之文明者由於宗教革命而古學復
興也蓋宗教者鑄造國民腦質之藥料也我支那當周秦之間思想勃興才智雲
涌不讓西方之希臘而自漢以後二千餘年每下愈況至於今日而衰萎愈甚遠
出西國之下者由於誤六經之精意失孔教之本旨賤儒務曲學以阿世君相託
教旨以愚民遂使二千年來孔子之真面目湮而不見此實東方之厄運也故今
欲振興東方不可不發明孔子之真教旨而南海先生所發明者則孔子之教旨

進化主義非保守主義

平等主義非專制主義

兼善主義非獨善主義

強立主義非文弱主義

博包主義（亦謂之相容無礙主義）非單狹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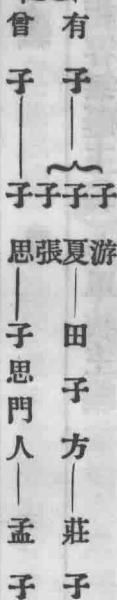
重魂主義非愛身主義

之六者是也。而欲證明此六主義之所以成立。與彼六反對主義之所以誤傳。則不可不先明孔學之組織與其傳授轉變之源流。故今先言之。

孔門之爲教。有特別普通之二者。特別者。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普通者。所謂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普通之教。曰詩書禮樂。凡門弟子皆學之焉。論語謂之爲雅言。雅者。通常之稱也。特別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傳者。爲孟子。得易之傳者。爲莊子。普通之教。謂之小康。特別之教。謂之大同。然天下

中才多而高才少故傳小康者多而傳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說法有權實之分故立義往往相反耽樂小乘者聞大乘之義而卻走且往往執其偏見以相攻難疑大乘之非佛說故佛說華嚴經時五百聲聞無一聞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聞既不聞矣則因而攻難之故荀卿言凡學始於誦詩終於讀禮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書未嘗言易殆不知有易焉蓋根器各不同而所授亦異無可如何也而自秦漢以至今日儒者所傳只有小康一派無怪乎孔子之真面目不可得見也今將孔門二大系統列其流派如下

大同教派



小康教派



由是觀之則大同教派之大師莊子孟子也小康教派之大師荀子也而自秦漢以後政治學術皆出於荀子故二千年皆行小康之學而大同之統殆絕之所由

也。今先將荀子全書提其綱領。凡有四大端。

一尊君權。其徒李斯傳其宗旨行之於秦。爲定法制。自漢以後。君相因而損益之。二千年所行實秦制也。此爲荀子政治之派。

二排異說。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專以攘斥異說爲事。漢初傳經之儒皆出荀子。故襲用其法。日以門戶水火爲事。

三謹禮儀。荀子之學不講大義。而惟以禮儀爲重。束身寡過。拘牽小節。自宋以後。儒者皆蹈襲之。

四重考據。荀子之學專以名物制度訓詁爲重。漢興羣經皆其所傳。斷斷考據寢成。馬融鄭康成一派。至本朝（清）而大受其毒。此三者爲荀子學問之派。

由是觀之。二千年政治既皆出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實皆出於荀子。然則二千年來。只能謂爲荀學世界。不能謂之爲孔學世界也。抑小康教之在詩書禮樂。而大同之教在易春秋詩書禮樂。孔子纂述之書實則因。